

憶說「黨外人士」胡適

韓 凌 霄

爲紀念胡適九十冥誕作

所謂「黨外人士」，乃是指無黨無派之社會人士而言。今以黨外人士來稱呼「舊學邃密、新知深沉」的愛國學人胡適博士，筆者以爲適切恰

當。本文對胡適的思想學術不加論評，現僅就其爲人與愛國方面作一概略敘述。

熱心助人爲國

儲材

有人說：「胡適博士的治學方法是西方的；做人方法是東方的。」這話確有道理。一般均知胡適博士平日待人和藹客氣，彬彬有禮，講話必說「請」字，事後定說「謝謝」。

由於他的對人客氣，所以每當假日，家中總是高朋滿座，談笑風生，是以他在朋友師生輩中很得人緣，因而在學術界裏一向被尊稱爲「胡大哥」。胡適博士不但待人客氣，而且熱心暗中助人，遇人有

主張自由容忍爲先

胡適博士一生主張自由民主，他以為真理是愈辯而愈明。所以要追求真理，要追求自由民主，就不能不對反對意見大度包含，要大度包含反對意見，就不能不容忍。胡適博士曾於民國四十九年新年前後寫下：「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等詞句，且更以「容忍與自由」爲題發表演說，強調容忍在自由民主中的重要性。這在表面上看，



抗戰初期（民國二十七年）胡適和他自題小照詩句

容忍是和他的自由民主的主張是極為矛盾，其實它不僅不衝突，而且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因為要自由民主，就必須要能容納別人意見，接受他人建議，纔能顯出真正的自由民主。假如只認為自己的意見比別人強，自己的見解比他人高，自己的主張比別人好，一切都是自己的對，那自然就沒有容納別人意見的度量了。若此，又怎麼來談自由民主？所以要自由民主，就必須先要容忍。否則，便無自由民主的可言。故容忍乃是自由民主的根本與礎石，而自由民主則是容忍的開花和結果。當胡適博士於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逝世前的刹那，他還說：「……他們圍剿我，我很歡迎，這是學術自由，……我挨罵了四十多年，從來不生氣。」說罷這幾句話，他就以心臟病發一下倒地不起了！爲了自由，他付出容忍的代價是何等巨大！

不入美籍不組政黨

胡適博士在世七十一年時光裏，他先後在美國住了二十五年之久，佔他一生時間的三分之一強。以這麼四分之一世紀時間，甯說弄張綠卡不成問題，就是做新大陸——美國公民，甚至弄個一官半職，其資格也早已綽綽有餘了。可是他爲了自己的人格和自己國家的國格，不僅保持着自己炎黃子孫的實質，而且名義上仍然是一位堂堂正正的中華民國國民。誠如謝康所說：「適之先生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愛國主義者，以他和美國的關係之深和居留之久而言，他很容易就可以取得美國公民的資格，但他絕不像近三十年來的其他留美學人，紛紛歸化美國。」

至於政黨，本來是民主政治的正常產物。可是胡適博士對實際政治一向淡泊，尤其是在反共且著功效的政黨執政情況下，他對組織新黨更是無有興趣。所以當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之間，旅美的少數中國人，頗有組織第三勢力的醞釀，這時，胡適博士便向張君邁表示：「與共產黨鬥爭，計算的是兵力，你究竟有幾師幾團呢？在目前共產與反共大門爭的激流中，不是共產，就應該澈底的反共，中間決無餘地，可資徘徊猶豫。」另外，胡頌平所著胡適年譜上也說：「在這（民國四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前，國內外有一些人士想組織一個反對黨，想請先生出名領導。先生對於實際政治是一向不感興趣的；他在紐約時曾對記者明白表示過：『我要弄政治，還要等到七十歲纔來試試嗎？』」從上述胡適博士的談話中，可知他對執政政黨——中國國民黨的信賴支持以及對反對黨的看法了。

國家第一政府諍友

民國三十六年的二月，政府徵求胡適博士出任考試院長與國府委員，胡適力辭不就。他以為他不做政府官員，反而多能爲國家爲政府助力，同時，他認爲當時政府改組，仍應多就中國國民黨內人才設法；同年十二月中，胡適博士在南京，政府又要他出任行政院長，這時他深深感到「此時改業，便是永遠拋棄三十多年來的學術工作，……不能不說是國家社會的一大損失，故有所不忍，亦有所不敢。」於是又予婉辭，次年三月先總統 蔣公囑王世杰向胡適博士表示，要他爲總統候選人，他又懇辭。但他對先總統 蔣公

於三十六年要他出任考試院長同國府委員殊遇的未能遵照，深感不安，故曾於當時漏夜趕寫一信給王世杰，請他轉呈 蔣公，說明他「絕不是愛惜羽毛的人」，過去做外交官，最近又出席國大，都可證明。但是「考試院長決不敢就，國府委員也決不敢就。理由無他，乃是要請政府爲國家留一個兩個獨立說話的人，在要緊關頭究竟有點用處。」又說：「我出席國大，是獨往獨來的。若我今日加入國府，則與青年黨、國社黨有何分別？」另外，胡適博士於民國四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定下的「生日決議案」中有云：「如果國家有事，需要我用嘴、動筆、跑腿，只要能力所及，無論爲團結自由力量，爲自由中國說話，我總願意盡我的力量，而不一定担任什麼公職。」可見胡適博士出處，全是以國家利益爲第一的。

拚命向前尊重國格

胡適博士的識見和責任感，也是一般所難及的。如民國二十七年抗戰初期，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說：「國事至此，除『苦撐待變』外，別無他法。」於三十八年共匪向政府提出「八項二十四款」的和平談判條件時，他認爲「和比戰難」。四十一年十一月初他答復記者說：「我們要反攻，要攻到西伯利亞去，這是何等任重道遠！所以我們要忍耐，要善自努力，配合國際的大局，步步做去。……決不能稍存倖勝之心。」真是高瞻遠矚！胡適博士雖對實際政治澹泊，但當國家危難，政府徵召，而他認爲出仕是對國家有益時，他必挺身而出。如在艱苦對日抗戰時，他出任駐美大使，爭取美援；抗戰勝利，他担任國大代

表，協助國家制憲與行憲；不做反對黨魁，而做政府諍友，運用種種方法極力抨擊共產主義等。這又是如何令人敬畏！再如民國二十七年十月胡適博士做駐美大使時，曾在他的照片上題下：「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詩句以自勵，更顯示他的負責精神。」

謝康在他閒話胡適一文中曾說：「他（胡適）一生品格清高，行為端正，德望崇隆。是孝子，是慈父，也是賢夫。」而且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愛國主義者。」所以當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他抵達美國紐約時，正值國共和談決裂，共匪軍隊大舉渡江之際，美國朋友來問胡適博士

的態度。他答說：「不管局勢如何艱難，我始終是堅定的用道義支持 蔣總統的。」

五月初，他曾二度至華盛頓去看許多同情中國的愛國朋友，都是一籌莫展，有心無力。七月又在華府見了許多美國朋友，但由於他們失敗心理作祟，成見太深，胡適博士認為這種情形，不是私人間談話所可轉移的，於是他便在七月十六日通知駐美大使館，取消一切約會，不接見任何政府或國會的領袖，他說：

「在這個時候，只有替國家保留一些尊嚴，替國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約會。」在其後的三年裏，他曾自說：

「我只是給國家保留了一些體面，其他毫無貢獻。」胡適博士一生對政府雖偶持異議，但他在外國人前絕不作任何評論，並且規勸如吳國楨者流，要他們不要在外國批評本國政府。這是何等的識大體，明大義，顧大局！

當前一般所謂「黨外人士」的部份份子所作所為，請看看這位無黨無派的胡適博士，他的為人和愛國行為，不知當作如何感想？

六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是胡適博士九十冥誕，特恭撰本文向這位愛國學者表示懷念敬佩之忱，並盼現在的某些「黨外人士」多多學習胡適博士的愛國風範。

編 輯 報 告

△本期（廿七卷第一期）中外雜誌送到讀者手中時，不幾天就要歡渡聖誕和國曆新年了，本誌全體同仁謹此敬祝全球千萬讀者健康快樂，萬事如意，在未來的一年裏獲得最大的進步與成功。

△金門古寧頭戰役，本誌已先後刊登了很多篇佳作，各種不同的意見和不同的評論幾已包羅盡致，今後有關古寧頭之役的來稿，如非最新資料與特殊創見，本誌祇好割愛，不再刊登，敬請作家讀者鑒諒。

△旅美學人名教授陳廣沅先生的壯遊八十年（一個工程師的自述）即將編入中外文史叢書，正式出版，敬希讀者注意本誌出版預告。
△史學家喬家才先生的名著「情報風雲」本期

告

隆重推出戴笠將軍指派程克強先生策反周佛海，計除李士羣，以及策反孫良誠等僞軍的經過，曲折離奇，緊張刺激，精采百出，值得一讀再讀。

△黨元老前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周昆田教授為本誌撰寫「參加達賴喇嘛坐床大典紀略」長文，憶述四十年前隨同吳忠信先生經印度前往拉薩會同西藏攝政熱振呼圖克圖主持坐床大典，促進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聯繫，對安定西陲國防，貢獻至大，全文所記均係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預計分三期刊完，所附珍貴圖照多幀將在下期隨文刊出。

△王覺源教授的中國黨派滄桑錄本期寫到「柳亞子與三聯會」，柳亞子本係革命元老，因

編 者

不滿現實不甘寂寞，組黨組派，誤國自誤，是一篇最富教育意義，發人深省的佳作。

△趙淑敏教授，蔣尚為教授、魏汝霖教授等大作將在下期刊出，敬請讀者注意。

△韓凌霄先生的「憶說黨外人士胡適」記述胡適熱心助人，為國儲才，主張自由容忍為先，尊重國格，不組政黨，作政府諍友，拚命向前。學人風範，令人肅然起敬。

△本誌十二月號一五四期三十七頁第二欄十五行「二〇一師師部所在地」下埔」應為「下堡」，三十七頁第三欄七行「來犯的第一梯次只有四、五兩個團」應為「祇有四、五個團」又四十六頁第三欄倒數第八行「繆佳東」應為「繆仕東」特此更正。